



## 《得闲谨制》： 复现战争影像，重建历史语境中的国民性

■文/杨俊雷

12月13日，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突破500亿元，其中，12月6日新上映的抗战影片《得闲谨制》所贡献的近3亿票房值得特别关注。原因在于，这部新片为抗战影片的类型化影像提供了基于完整人性的新内容表达。

在关于故事讲述的研究中，叙述被分为可靠的、不可靠的两种。那些由于讲述者未能避免视角偏差、认知局限以及道德立场冲突而导致的片面叙事是令人怀疑，且难以接受的不可靠叙事。编剧兰晓龙在《得闲谨制》一片中塑造的工匠角色莫得闲，及其引领的一众军民，因为表现出了身、心、脑完整其在的人物真实特征，从而为中国抗战影片提供了重要的可靠叙述。观众既能够从这场跨越多年的战时叙述中辨识出鲜明的作者风格，又能够常常保持共情，被完整带入影片中猝不及防的民间遭遇战，真的就像台词所说，其身性地打了一场“死人打的仗”。

—

影片是在进行到情节转折关键点的时候喊出了这句话，“那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态度决绝赴死，声调却自抑而低沉，仿佛是从历史断层传出的回声，是真正残酷的胶着战中，兵与民齐声发出的悲愤怒吼。一如影片故事的主题名：山，名为朝天岳；镇，题名戈止镇。二十来个由长江下游一路逃难而来的老少流民，加上十几位临时组建的“渣兵团”，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肉搏对抗。不能也不必再区分谁是士兵，谁是居民，大家都是不抗争就得死的防御者，从而不得不团结一心，将自己置于反抗者的情境，将自己尽可能地武装起来。于是就有了片中非常精彩也颇为沉痛的一幕幕交战场面。编剧兰晓龙发扬了他的战争文学写作经验，但又根据电影制作的形制要求，更为凝练而爆发性地想象出中日交锋在一个小镇上的影像可能。

以日方侵略军的登场、被袭、增援，最终被全部歼灭的动线设计为例，可以见出《得闲谨制》如何在有限的艺术时长内，充分营造战争影片在短兵相接的战局中所特有的交手决斗场面，推动并完成全片的人物形象塑造与历史影像重现。表面来看，日本兵分为先后两批，侵入世外桃源般的戈止镇。日军人数从寡到多，军械也从单一的刀、枪升级为装甲车、坦克炮。第一次不过区区三人，因为误看了地名而误入戈止镇；第二次是在第一次的错误基础上，头一批的两名日军被接连解决后，只余一个仓皇报信。临时增派来的侵略军人数翻番，武器的杀伤力显著倍增。两次侵扰的性质与发展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使《得闲谨制》既带上了创作群体的作者风格和认知印迹，也让该片具有了此前鲜见的影像寓言特征。

三人小队的日本兵因为认错手

写的汉字牌匾，将“戈止”二字误认为一个“武”字。看起来是误打误撞，却给镇上的生灵带来无辜而受难的头顶之灾。这也是《得闲谨制》作为有思想识见抗战片的创新价值所在，它严肃地对待国民历史上的沉重一页，在代入完整人性的真实思考后，有深度、有创见地重构了战争影像的当代想象与意义书写。

中方的参战者同样是由两部分人组成。先与三人小队偶然遭遇在山间的莫得闲，代表的是与家园同在的“布衣甲”。犹如影片海报上的点题宣传语：一众布衣甲，一场守家战。平民们手无寸铁，于战乱频仍的时代里只求求生，不敢杀生。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无妄之灾中醒来，从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的挨打、受辱、践踏和无节无度的暴虐戕杀中醒来，他们终究不能再闭上眼睛欺瞒自己，说自己还可以脚底板抹油，跑得快，继续逃。人一旦真正醒来后，就无法眼睁睁看着家人、邻人、国人在自己眼前受苦。因此就烘托起了片中格外强调的台词：像一个人那样慷慨赴死，像一群人那样前仆后继。

说实话，这是一句文艺腔十足的台词。不够口语化和生活化，不够直白，不够“土”。毕竟是一群从下游南京溯江逃难到湖北宜昌的大江南北异乡人，就算其中有金陵制造厂的高级钳工莫得闲，有成为了莫得闲妻子的新女性夏橙，这句话仍然属于典型的宏大叙事，更适合在片尾曲引吭高歌，而不是在影片内部一次次被人物低声自语。然而影片里的人物就这么心口如一地说了，而且不止一次地说，目的是要让观众们逐渐实现精神上的沉浸式观影，将自己全身心地代入一众布衣甲的爱家心切与守土有责，与历史上的国民同胞们经历同样的恐惧，再奋勇跃起，扔掉物质上的破烂烂和精神上的侥幸幻想，为一家老幼，为左邻右舍，为逼到眼前，逃无可逃的这一次生死遭遇而舍命一搏。由民众大脑合力主导的小镇保卫战打响了。

二

影片中，莫得闲是镇子上第一个遭遇日本兵的人，也是第一个下定决心不再逃避，第一个敢于牺牲自我的启蒙者和呐喊者。“从南京过来的人还心存侥幸，那真该死！”仔细听其中的涵义，能够依稀辨识出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呼吁。对于一部旨在理解历史、复现战争实境当中国民影像的抗战电影来说，要做的是在诚实身心的基础上，达成大脑思维的恰切理解与决策反应。针对上述创作意图，以主人公莫得闲为行动引领者的邻众、散兵之集体群像的表现，不仅做到了动线逻辑的合情合理，而且在情势的张力发展中，不期然地击中观众内心，随之万念翻涌。

影片中次第消灭第一批日军三人小队的情节，简单却耐人寻味。

节奏上似乎有意延宕，画面上则使用了标准的交叉蒙太奇。镇上居民们头脑懵懂，身体紧张，满心都是恐惧，集体反应都是退缩到家里，紧闭门户；那些没有家的渣兵团再次陷入习惯性的踟蹰，和那门苏罗通机关炮一样，静止在本不该被扰乱的青山秀水之间。静极则动。虽动，却仍然是畏手畏脚的村户居民，和毛手毛脚的无实战经验“渣兵”。然而关键的是，观众看到他们动了起来，在相互的怨言和指责中实现着彼此的呼应互助。日本兵小福田在机关炮的漫射中不知所踪，残暴的八木更是自寻死路，以其傲慢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的谎言机变，将自己愚蠢地送命给毫无射程可言的土制竹筒炮铳。影片的寓言性由此可见一斑。三人小队中的大河原屡次被围堵，终究还是逃脱，并引来了梦魇般的日军新增援。当他气势汹汹跟随看似刀枪不入的装甲车，以扫荡小镇的毁灭之势，和一队装备齐全的步兵再次杀回小镇，激发工匠聪慧大脑并燃烧军人团结的同心协力防御一幕，随即在银幕上展开。

《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在“防御篇”中特别强调了人民武装和民众起义的重要。这样的作战往往在战区的腹地发生，不是单一回合的攻击/防御就能够完成，作战区域超出常规的想象，国民性格需要适于那一类战法，“惯于艰苦紧张劳作和贫困的穷人更有活力”。戈止镇上的人们贫困已久，经年的逃难让他们精神紧张，多年来不能免于艰苦劳作。他们并不好战，只是不得不战。

通观全片，戈止镇在本质上就是影片开场处，那条被困在江心的船。船上有全国各地的人，老老少少，各行各业，素昧平生，却因战争聚在一起；也有被打散的兵，不知此身将向何处去，报国无门的兵。因为船上执掌方向的舵手，遇到危险的第一反应竟然弃船自保，毫不顾念全船安危，后面消除危机就只能依靠散兵与流民，戮力同心，合体迎战。只是在片尾处，机关炮架在屋顶上，工匠与炮队的实际合体，进一步具像化、崇高化了船上曾有的开炮行为，在血肉之躯的主动伤亡中完成直言大义的影像意义书写。出于身行伍的肖衍来说，是脱口而出的“我要去找我的团”；于期待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夏橙来说，是“一个人没安顿好，就没人能安顿好”的朴素真理观。至此，《得闲谨制》曲折地表达了它作为一部抗战影片的立意与思考过程：如果不能以身、心、脑具在的完整人性角度来塑造真正经历战争的人，就很难说影片能够表现战争。进而，如果那些因战争而不幸逝去的人们，有任何一个人的经历不能被抗战影片的创作者所关心，就不能说抗战影片对那段战争历史做到了真正的表现。《得闲谨制》，发人省思。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镌刻在冰盖禁区的圣洁情感与牺牲精神 ——《遥远的普若岗日》分析

■文/周星

人类和自然本有着亲密的关系，但人类永远都要崇敬自然的伟力，同时在精神上要超越自然限制，创造不竭的生命奇迹。影片《遥远的普若岗日》正是在这两者遵奉的表现上，让我们看到人类生存禁区的巨大冰盖的自然威力，又同时让我们感受到具有超常的坚强意志力，可以温暖人心、感动天地，在圣洁的冰盖所赋予的崇高威严面前，以内在的热血情感演绎出惊心动魄、动人心弦的故事，更凸显出西藏历史变迁中，党和国家始终关切着让人们活得更有质量的拳拳之心。

《遥远的普若岗日》采自于真实的西藏历史生活，凝聚为生动鲜活的艺术表现，无论就50年前西藏人民们为了生存而进入普若岗日无人区偌大冰盖的世界中艰难却顽强地生活，还是国家为了西藏人民生活服务基层，在他们奉献极地与乡民浑融一体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的崇敬、与艰难环境的搏击和在自然环境面前人超常发挥出的勇敢的魅力，以及最终党和国家为他们有更好地生活，实施整体生态搬迁，栩栩如生描绘出历史现实的映射途径。服膺自然、超越自然还顺应自然的圣洁美好，都是一种为人民更安然地和环境协和与更为幸福的生活。由此，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演绎过程之中，影片第一次以大银幕展现让我们窥见以往没有触及到的在西藏这样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高原上，演绎过怎样如歌如泣的往事，以及尽管遥远却蕴含和包容在那块圣洁大地上美好的情感和人的奋斗精神。这就是我们观赏影片会从内心深处涌出脉脉暖流的所在。

一是恶劣环境铺展中的人的境界。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主投主控的影片《遥远的普若岗日》，从画面展开的起始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冰盖苍茫，镜头扫过寒风呼啸中人如薇草瑟瑟发抖的感触，第一次在超越五千米高原拍摄的创作者的艰辛扑面而来。而故事展开便带来一段令人揪心的经历，在大冰盖绵延开去，极速的汽车就像茫茫大海中飘荡的小舟，风猎猎地吹到着面颊似乎呼啸刺骨的画面中，人的生命力渺小却顽强呈现。随着冰盖所衬托而出的曾经发生的故事，我们的心也结结实实感受到西藏高原上各族人民为了生存、为了情谊，也为了落实党和政府的关切，是怎样经历过一段惊心艰难而坚贞不屈的生命阅历。海拔超过五千米的普若岗日，是地球上除了南极、北极之外最大的冰盖荒草地。影片以茫茫晶莹铺展向无限的大冰盖，在寒风凄厉呼啸吹到皮肤的真实情况下，突显超越极限的人类生存成长、失去、坚守以及顽强奋斗的高原故事。在这样的大冰盖上，汽车像拧着麻花似的左右右滑，派驻干部在以自己的生命、为藏族牧民们生存下来而表现的场景令人震撼。事实上每一个阔达画面都令人提心吊胆，无论是画面所呈现的大冰盖的令人惊悚的景象，还是在寒风中猎猎前行探寻冰

河险处挽救生命的敲击声，以及在冰河中攀爬却最终沉溺在冰河中的男主人公洛桑的挣扎身影，影片为我们真切拉开了曾经在这块不毛之地冰天雪地的高原上上演的活剧。题材的独异性、拍摄的艰难性、往昔历史的艰巨呈现，和在党的领导下内地毕业的大学生在同粗犷憨直的本地牧民共同奋斗中，独特展现西藏没有被表现过的一段历史栩栩如生地扑面而来。

所谓《遥远的普若岗日》的“遥远”，既是记载已经远去的无人区生活的普若岗日的真切景象，也是怀想在那块土地上刚毕业的大学生如何经历着艰难却坚守、艰苦却充满着难以忘怀的奋斗故事。往事似乎遥远，但人心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遥远并不被冰盖所遮掩，而在主人公童小凡心中那样切近难忘，真实记载的生命搏斗的故事就在心中铭刻着。因为在那块冰盖覆盖的苍茫冰雪世界中，点缀在其中的是人性的顽强和生命力的搏击，以及付出代价却成长的真实故事。感谢创作者让我们回到似乎“遥远”却迫近的真实历史，不能遗忘的极高海拔地区的生活景观。从遥远延续而来的西藏沧桑变化中，闪亮的是生活越来越美好的历史映射，比照的是善良温厚的人心怀想。

二是人生故事的鲜活描绘。如果说影片第一次在无人区大冰盖笼罩下描绘出一种苍茫辽阔的大自然景观，为西藏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原铺展了神秘而揪动人心的背景，那么在此发生的人生故事，则是影片浓彩重墨的一种血性书写。在其中以尼玛次仁为原生态百姓代表的真切的、充满着烟火气的藏族人民的习性和生活，更突显女主人公童小凡从大学生在经历过各种心理和情感上的碰撞，成长成熟为高原上闪耀的花朵，而援藏干部刘光武的坚守、坚韧和痛楚，也典型代表了许许多多在地分居，在经历内心痛苦冲撞而顽强为高原奉献的人物，以及男主人公洛桑，凭借一种坚定的生命哲学观而献身高原等，立体描绘着神奇土地上的生命力群像。

影片中的人物都带着自己的个性和身份所牵扯的情感基因，这其中女主人公童小凡是最具有特性的人物。她从并不知道报名到了西藏，初始被动融入，超于想象的无人区生命禁区的环境也让她困惑。犹疑过，也心理斗争过。初始她接近这块土地和藏族人民生活也充满着人性之爱，然而的确抵挡不住离开双湖的本能冲动。影片没有避讳呈现人趋利避害的真实心理历程，并没有拔高人物。但可贵的是，因她为了参加面试使用了乡里唯一的好车，使得尼玛次仁难产妻子抢救不及母子双亡，人性的愧疚之情弥漫周身。她本也就心念念的藏区人们的情感，又再一次返回此地。这在描绘某种真切的援藏干部的内心情感和情感的搏击，以及在更为深重的情感牵扯之间，不仅具有真实烟火气，更具有动人人性，使这一人物的选择缘由更为可信。

当回来融入这块土地与当地的百姓，以及情感相恋的人在一起奋斗的时候，小凡逐渐成长并与乡民与土地环境相融为一。影片暗示着人各有心念而不伪饰，但真正的崇高是发自内心的爱，而这又因为内心心爱的洛桑的死亡而得到了升华。她信洛桑这样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坚守于此，自己也终于成为不舍于这块冰盖土地的人。

显然，影片艺术上的表现不仅仅是第一次探入五千米海拔以上大冰盖一种人类极限挑战的艺术精致性，给我们呈现出高原的独特景观和大自然的伟力，还在于刻画人物性格，真切描绘自然环境纠缠的事件和细节，以及在人格铸造上与镜头刻意之中所凸显的人的伟大。刘光武是典型的远赴高原的大量真实的内地干部的典型代表，从另一个侧面呼应着献了青春献终身、牺牲小我成就大业的千千万万奉献高原的基层干部形象。他两地分居几十年，既爱家庭又痛楚地忍受着分离，是孩子口中的“电话爸爸”，面对将离世的爱妻他捶胸顿足喊出“我不干了”，却事实上依然坚守在失去爱人的土地，因为守在这里“才能梦见”自己死去的爱人，令人动容不已。

深深爱着这块土地的藏族干部洛桑，从一开始在说服尼玛次仁让孩子读书的细节场景中，就表现了牧民的独特性格：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粗犷和豪横的藏民；为了抄近路在冰河上探路的身影，与后来童小凡为孕妇寻找生路的场面不断重现，构成了一种意志召唤相互呼应的动人效果。他们相互映衬，不仅仅是本地和“外来”干部们共同为他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品质，也是在描述这块纯洁的高原土地上，人们宁愿牺牲也要肩负起自己责任的一种精神品质。影片多次呈现出在童小凡的眼里尼玛次仁妻子那样无言却凝视着他人的眼神，他们渴求着生命，也渴求着更好的生活，那是一个无言而动人的场景，也使得小凡们为此心甘情愿地坚守具有充分的情感支撑。

不能不说到片中所表现的大爱和含蓄有度的亲人之间依恋的爱。在这样辽阔的冰盖上，在这个生命力极其微弱的大自然的环境中，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信任和没有费多少的语言却表现出适可而止的投身爱情和事业的动人情感，这无疑既包括刘光武装备自己，却始终守望着这块的情感，也包括童小凡与洛桑在工作进程之中相互依靠、相互鼓励和相互依恋的那种美好的感情。而洛桑为了高原生命落入冰河之中，将生命的爱散发在冰盖之上，也是映射着这块高原上各族人民的一种高度的爱的凝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这块无人之地终于回归它安宁的自然环境之中，然而遥远的普若岗日的心形冰川，却为那些奉献于高原的人心美好，和国家护佑人民的慈爱之心，铸就了耸立在自然艰险中的丰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